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

總錄部

義

傳曰不為義疚又曰義者天下之制也蓋管氏以為國維呂覽  
謂之事紀故在上者好之民莫敢不服者矣中古以還大道云  
喪邦之純德之士鄉鮮不貳之老巧智競逐媮薄日滋乃有秉  
操殊特挺志英果捐已以濟物捨生而殉名急病攘夷解紛排  
難收恤惻獨保鄣宗戚歷屯夷而無改來急難而必赴不謀舊  
國不忘故君蹈危機以明節冒白刃而舒患觸內而長其流寔  
繁皆本乎剛毅之存誠忠厚之成性蘊至德於深衷彰盛烈乎  
所履用能孤風激於頽俗華名傳於遐世凜然之氣久而益振

仲尼所謂聞義而不徙者可憂見而不為者非勇乎亦激於  
衰世而發論也

晉祈彌明為晉趙盾車右祈大夫酸乘有御者靈公欲殺盾眾莫可

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稱明國之力士也仇

然從乎趙盾而入仇然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

曰吾聞子之劍盖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

欲以推趙盾起將進劍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

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不躡以次靈公有周狗周狗可

掠之狗所謂之焚犬高四尺曰焚呼焚而屬之焚亦躊躇而從之彌明逆

而跋之以足逆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焚不若臣之焚也然而

宮中甲鼓而起甲即上所道伏甲約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

乘之欲趙趙盾顧曰吾何以得子尤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曰

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積

德趙盾曰子名為誰後欲曰吾君熟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

為者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趙盾

驅而出眾無留之者明者賢人不忍殺也左傳載晉侯飲者酒

君晏過三爵非禮也遂伏以下公侯夫焚焉明搏而殺之盾曰

董安于為晉趙孟臣十三年孟怒邯鄲午遂殺之趙稷涉丘以

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

姐也婿父曰姐荀寅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

董安于聞之安于趙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偶

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傷害必請以

傷害必請以

我說趙孟不可代晉國若討可殺十四年春衛公逐公又與

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成魚梁嬰父惡董安于謂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

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

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

以告告使討趙孟患之于安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生人誰不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

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苟而後

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韓厥為卿景公之三年司寇屠岸賈將作

亂誅灵公之賊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

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

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

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崇韓厥稱趙成季之功

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

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

鄭國僑字子產為相時鄭大夫伯有出奔許既而自墓門之竇

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氏頡駟帶率國人以伐

之駟帶子西之子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兄弟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禭之枕之股而

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子

駟氏欲殺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甚天焉乃

止

鑪金宦於楚大夫子期會吳伐楚楚子敗奔隨吳人從之隨人

辭吳吳乃退鑪金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王使見喜

其意欲引見之以北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時之事非謂德舉故

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不敢見亦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

吳荀卑為楚左司馬戍之臣吳伐楚楚子敗左司馬戍及息而

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於壘滢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

廬故耻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

荀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

吾不可用也已荀卑布裳到而衰之司馬已死藏其身而以其

### 首尾

伍胥父舉事楚平王太子建平王聽說殺舉太子建平奔鄭胥亦

奔鄭又殺太子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

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走

至江江上有一魚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

其歛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伍

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胥遂奔吳竟破楚

張柳朔晉人范氏之臣王生惡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栢人為栢人宰

也昭子落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好不

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栢人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吾不可以僭之

遂死於栢人為吉射距

趙公子勝為趙相封平原君先是魏齊嘗欲范睢以而相秦

魏齊懼走趙匿平原君家奉昭王欲為范雎必報其仇心詳為  
好書召平原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  
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公齊桓  
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  
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閔平原君曰貴  
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  
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趙孝成王乃發卒  
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  
解其相印與魏齊亡之梁將見信陵君信陵君允豫未肯見魏  
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遂自殺虞卿因而困於魏

漢夏侯嬰沛人秦末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  
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嬰

證之移覆嬰坐高祖繫歲余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起高祖沛常  
為大僕竟高祖以大僕事惠帝

鄭君者鄭當時之兄也嘗事項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

臣名籍臣欽君曰等名籍冒令名呼項籍也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

夫而逐鄭君

栾布為燕將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布賢乃言於高祖請贖  
布為梁大夫吏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頌  
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補  
以聞帝召罵布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物收若獨祠而哭之  
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鴻頌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一言布曰

亢上之困彭城敗滌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也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事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核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欲傳之萬世今帝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為都騎

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為事弟竒忽請於式欲分財異居式使脫身出惟取羊頭遂入山牧經十余年十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竒悉破其產矣式輒分與之後為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竇嬰封魏其侯為丞相免後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驚惟故齊相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

丞相田蚡會宗室列侯而夫醉罵坐被繫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大后家廷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限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

仲孺灌夫字

迺

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武帝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竟以大后故嬰及皆棄市

公孫敖為騎郎與衛青交青姊子夫得入宮幸武帝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帝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孔車為主偃父客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車收葬焉武帝聞之以車為長者

任安初居魏青門下時青與霍去病俱為大司馬并日衰而去

病主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安不肯去後為益州刺史

朱博與陳咸為友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獄下候司咸事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驗治數百為被掠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後至丞相

朱詡沛人為董賢吏為賢所厚賢死詡自劾去買棺衣收買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辜擊殺詡

樓護為天水太守勉初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驅同室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穷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自劾去官亡命歲餘逢赦出涉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致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此在里之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困入吊

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且繫歸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必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會涉親閱視已為主人曰願受賜矣既供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俸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有人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

云敞師事吳章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為當時名儒教授尤

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  
名師敬時為大司徒掾自効吳章弟子收報章尸歸棺斂之京  
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栾布表奏以為掾薦為  
中郎

後漢馮魴湖陽人為郡族姓王莽王莽末四方潰畔乃聚賓客  
桀作營澁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  
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不脫季欲  
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  
無素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欲俱歸季謝曰蒙  
恩德全死無以為報有牛馬財物願悉敵之魴作色曰吾老親  
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  
復言魴自足為縣邑所敬信後至執金吾

周嘉汝陽人仕郡主簿王莽末郡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  
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里白刃交集嘉乃  
擁敞以自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  
其君者邪嘉靖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相示曰  
此義士也給其事馬遣送之

孫堪河南緱氏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  
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迴避數被創刀宗族賴之郡  
中咸服其義勇後為侍中騎都尉卒官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  
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勸其衆引犢持滿以

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時來不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後至司空

黃顯南陽人與李守相善王莽末守子通從光武舉兵守時為王莽宗卿師通遣從兄弟李之長安以事報守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顯時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閉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勉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迸被諫

索盧放東郡人為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趙熹為更始偏前軍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以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以逼路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舟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

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甚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劉恭為更始侍中會赤眉立恭弟盆子為弟恭自繫詔獄聞更  
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傳都尉嚴本恐夫更始為赤  
眉所誅將兵在外踞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謀降者  
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  
往受之更始遂隨肉祿袒詣長樂官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  
始置庭中將殺之恭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恭追呼曰臣  
誠力極請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  
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  
居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邠等以為慮  
謂祿曰今諸營臣多欲慕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  
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恭夜  
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馬赤眉降恭為更始報仇殺祿自繫  
獄赦不誅

劉茂為大原郡門掾建武二年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  
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盩  
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  
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  
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盩縣茂與弟觸冒兵  
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  
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楊賢為隤囂刺客時杜林客河西弟成物故囂聽持林喪東歸

既遣而誨之追令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  
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劉平為楚郡守孫萌使平欲將軍罷萌反於萌城攻敗萌平  
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  
府君賊乃劍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  
蘇渴求引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  
萌喪至其本縣

伏湛為平原大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  
廢謂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柰何獨飽乃共  
食鹿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王青東郡人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  
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  
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夷與同竟不能舉及張酺為東郡  
太守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

曹

臣欽若等曰秦漢已前尚右言居曹掾之上也

禮震字中威師事汝南大守歐陽歙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  
司徒坐在汝南藏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  
千餘人至有自髡別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  
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威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  
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  
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光武嘉其仁義拜

震郎中

高獲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  
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  
改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  
爭辟不應

杜真字孟宗廣漢縣竹人也兄事同郡翟圃：後被繫獄真正  
檄章救圃繫獄笞六百竟免圃難京師莫不壯之

魏譚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  
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持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  
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棄常得遺餘：人家  
茹草菜不食我長公義之相晚放遣得俱免

陳元為歐陽歙大司徒掾歙建武中坐為汝南大守減罪千餘  
万死獄中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  
三千匹子復嗣

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建武十一年為司隸校尉行縣到霸  
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  
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至扶  
風錐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天  
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  
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什一云永為楊州牧遭母憂去官悉  
以財產與孫弟子

馮稜字伯威援之族孫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

無子稜心喪三年稜後至為河南太守

朱暉南陽宛人為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為臨淮太守坐法免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有名德乃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舉手不敢荅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况時南陽飢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家因分所有以賑給之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并為吏暉

辭駢而薦友虞嘆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李善南陽涇陽人本同縣李元之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漚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顯宗時善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涇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任末少習齊詩遊京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身推鹿車載奉德喪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公曹辟以病免

張歆守臯長有報父讐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歆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歆卒子禹以田宅推與伯父身正寄止

廉范為隴西太守鄧融功曹永平初融為州所舉按范知事遣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相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伐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恠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軍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至蜀

郡太守坐法免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吊国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能不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陸續會稽吳人為郡戶曹史刺史丑興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䟽天下善士及楚事竟明帝得其祿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飢肉消爛終無異辭遂得赦鄧引封西平侯收恤故舊無所遺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

老貧乏弘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

鄭君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

東現記曰均夫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

令別居并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振給之後至議郎

劉般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後至宗正

劉翊字子相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

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

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穎陰還

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後至陳留太守

任隗阿陵侯光之子嗣父爵清淨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

族收養孤寡明帝聞之擢奉朝請

樂恢京兆人仕本郡戶曹史太守張恂坐法誅故人莫敢往恢

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

許荆會稽陽羨人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

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

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城絕願殺身代之

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

益著

李恂安定人大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

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

年

陳禪巴郡人仕郡公曹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

上受納藏賂禪當傳考無它所齎但持喪歛之具而已及至筮

掠無算五毒畢加禪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

戴封濟北人年十五詣大學師事勛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遂喪  
到東海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溫病卒封養視殯歛以所齋  
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  
後至大常卿

王沘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憇而視  
之書生謂沘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頃臯腰下有金十斤  
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請姓名而命絕沘即鬻一斤  
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沘大度亭  
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沘  
前即言於縣縣以歸沘沘後乘馬到碓縣馬遂奔走沘入它舍

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沘所由得馬沘具說其狀并及繡  
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  
二物沘自念有葬書生事由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  
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  
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沘悉以被馬還之彥  
父不敢取又後遺沘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  
令假沘休息迎彥喪餘金具存沘由是顯名後為郿令  
茨充字子河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合車持  
馬還往相迎鄉里誦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

繆彤汝南召陵人仕縣為主簿時令被章見考吏被皆畏懼自  
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

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被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塚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窳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陽人受業大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免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雷義為尚書侍郎有同時即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即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童恢少壯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

楊賜為光祿勳時崔寔卒家獨四壁立無以殯歛賜與大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

楊康陳留人故謂大尉杜喬掾喬與李固被誅俱暴屍於城北家人屬故莫敢視者康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康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并及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歛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

郭亮汝南人年始成童遊學洛陽大尉李固為梁異所誅路固  
死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  
上書乞收固死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  
何等腐生公詔犯書千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載乾履  
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去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躄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  
也梁太后聞而不誅

董班南陽人少遊大學宗事李固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  
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什而不罪班得守屍積十日不去桓帝  
嘉其義烈乃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班遂隱身莫知  
所歸

裴瑜河東人察孝廉時大守史弼殺中常侍侯覽門生覽大怒  
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惟瑜送  
到靖澗之間大言於路傍曰明府挫折賢臣選德報國如其獲  
罪還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惧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  
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  
家僮贍護於弼遂受誣事常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郡即  
即事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瑜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  
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閔散懷史弼遭  
患義夫敵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孫嵩字賓君安丘人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玄為京兆虎牙都尉

郡人以珣進不由德皆輕侮之京兆功曹趙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珣深毒恨後為京兆尹岐惧禍及乃逃避之珣盡殺岐家屬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殺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惧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漢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截岐復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國赦乃出後遷大僕與平中南說劉表時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

孫斌為衛相第五種門下掾種以斌賢善遇之種遷兗州刺史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康為濟陰太守種按其罪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積怒以待之及當徙斤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被郡守夫危者易仆可謂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苦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大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於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閻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其寃會赦得出

朱震為太尉陳蕃友蕃被殺震時為銓令銓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逆於甘陵界中事竟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

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  
魯相

桓鸞沛郡人少立操行本郡大守向苗有名迹舉鸞孝廉遷為  
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  
間高其義

桓典

鸞從子

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

沛故人

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  
祠堂盡禮而去

傳變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至漢陽太守蔡  
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後至左中郎將  
中屠蟠始興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

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  
送蟠不肯受授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封傳封書以傳送也

累徵不至景

毅蜀郡人為侍即使特李膺坐黨事死詔獄毅子顧為膺門徒  
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  
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灵為交友伯灵早亡敬育養  
其子

范滂汝南人為郡主功曹坐黨事繫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  
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

建寧二年大誅黨人召下爭捕

滂等督郵灵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人林而泣傍聞之曰必為  
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  
矣子何為在此滂死則禍塞  
何敢以罪累君遂死獄中

荀爽為郎中棄官去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喪一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後至司空

張儉山陽人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羗溫乃傾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後至衛尉

賈叔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李篤外黃人中常侍侯覽上書告東督部郵張儉與同郡二十四士為黨儉得亡命止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脩於太守俱出擊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以身障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曰言自為彭君降不為太守服也

胡騰桂陽人為太將軍竇武府掾武為中官曹節所害騰少師事武獨殯歛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迸竄得全事覺節捕之急騰乃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震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列上會表卒

朱雋會稽人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糧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為備雋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母既失產業深志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

也高稍歷郡職大守尹端署雋為主簿端崇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判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心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

廖扶汝南平輿人尤明天文讖緯推步之術逆之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辟召並不應

王允大原人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詣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大守劉瓚遂不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趙溫為京兆丞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趙戩為司徒王允故吏允為李傕郭玘所害莫敢收允屍者戩時為平原令棄官營喪

訾寶為射聲校尉沮俊督戰俊與李傕戰死寶負其屍而瘞之張威武威租屬人邊章韓遂為亂涼周金城趙勝襲殺租屬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

公孫瓚遼西令友人為郡小吏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山上祭辟先人醉觸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嘆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

尾敦為幽州牧劉虞故吏虞為公孫瓚所殺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

陶升故內黃小吏也冀州牧袁紹討公孫瓚南還州郡兵反於黑山賊于毒等共獲鄴城升在賊中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宋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身內者身自扞衛送到丘丘乃還紹到遂屯丘丘以升為建義中郎將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

總錄部 五十二

義第二

魏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顛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郝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苟或素為何顛所善顛為董卓收繫獄自殺後或為尚書令遣

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顯屍而葬之於爽塚傍  
華歆字子魚平原人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  
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偕哀欲許之  
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儉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  
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  
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  
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後至大尉

袁渙陳郡人蜀先主初為豫州舉渙茂才後渙為呂布所拘留  
布初與先主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先主渙不可再  
三疆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  
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  
邪正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  
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  
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至郎中令

毛玠字孝先雖居顯位常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  
施貧族家無所餘後至尚書僕射

賈逵河東襄陵人為絳邑長郭瑗之攻河南所經城邑皆下逵  
堅守之絳既潰授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  
臣欽若等曰王府君謂不知足下何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

河東太守也史失其名將復護乃囚於壺関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  
殺之逵從窖中謂守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  
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

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後至豫州刺史

司馬即河內溫人歲大飢人相食即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後至兗州刺史

任峻河南中牟人為典農中即將於飢荒之際收恤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

王修字叔治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北海相孔融召為主簿舉孝廉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者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每有難修雖休歸在家無不即至融常賴修以免袁譚在青州辟修為治中從事袁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修率吏民往

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潞陰諸城

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

統雖海在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

妻子為賊所殺譚更統為樂安太守大祖既欲以冀州譚又叛

大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

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吾君受

表君恩厚若得收歛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矣太祖嘉其義聽

之以脩為督君糧還樂安譚之諸破城皆服唯管統以安樂不

從命大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大

祖大祖悅而赦之後至大常

田疇右北平無終人幽州牧劉虞奉使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乃於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護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頽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縱遣疇北歸率宗族入徐無山中袁紹死其子數遣使招命又即綬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招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後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不問後至議郎

曹真為大司馬少與宗人遭邊鄉人朱瓚並事太祖邊瓚早亡真愍之忌所分食邑封邊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仲夕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邊瓚子爵閔內侯各百戶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成人也少樸訥好繫劍尚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孤息若已子後至中尉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黃巾賊起霸從陶謙擊破之後歸太祖太祖以霸為瑯琊相初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翁毛暉為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後兗州定翁暉亡命投霸太祖語蜀先生令語霸送二人首霸先主曰霸所以能自立者謂欲不為此也霸受公生成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

先主以霸言白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  
孤之願也乃以翕暉皆為郡守

龐涓字子異初以梁州從事守破羗長會大守張猛反殺刺史  
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  
哭喪所訖詣猛門袖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  
殺由是以忠烈聞酒泉大守徐揖請涓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  
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  
發兵涓欲伏歛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涓  
死涓乃收歛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大祖聞之辟為掾  
夏侯淵字妙才大祖家曾有縣官事淵大引重罪大祖營救之  
得免魏畧曰時充豫大亂飢乏  
弃其幼子而活卞弟孤女後至征西將軍

關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部人任養等  
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甚急州乃遣溫  
密去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  
迹遣追遮之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若從  
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  
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軍不過三日至勉  
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公  
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韓珩為袁紹別駕及袁熙袁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  
烏丸觸自弭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大守令長皆袁尚曹陳兵數  
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語各以其次軟至珩曰吾受

表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大祖高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成公英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為腹心建安中遂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陷鋒刃共殯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冠鈔路等皆悉散走卒欲析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什而去由此顯名招既事表尚後歸大祖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表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感設祭頭下大祖義之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求師就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

邢顥為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大祖曰顥篤於舊君一致之節勿問也

常林河內人漢末以大守酷霍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隣升斗分之後至光祿大夫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漢末避亂荊州與杜襲檠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後至司空

楊俊漢末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

知故為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才贖之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董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室然後與別後至南陽大守

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瑯琊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

孫禮為大祖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往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大祖各減死一等

梁習字子虞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大祖丞相西曹令史思因直曰白事失大祖指大祖大怒教召王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大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褚習字元外與少府孔融親善大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跡倨傲習常責融故令改節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嘆無已大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從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大祖陳謝前愆大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縵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西平人以仁篤為一部所歸韓約失衆從羗中還依憲衆

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大祖方攻漢中在武郡而達等送約首到大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恠不在中以聞達等達具以情對大祖歎其志義乃并表烈於達等並賜爵閔內侯又是名震隴右黃初中病卒達始初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閔內侯王郎漢末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後義甚著少與南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世漸衰知大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大祖貴求其嗣子甚急

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即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大祖夕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袁侃明帝時與尚書選曹郎許允對直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使侃復歷郡守尚書諸葛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舡陶河遭風復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後蘇

皇甫晏者王經之故吏經之死刑及其母晏以家財收葬

蜀許靖漢末補御史中丞時董卓秉政靖惧誅奔豫州刺史孔伷伷卒依楊州刺史陳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郎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

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身靖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  
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姜冏維父也天水異人冏昔為郡功曹值羗戎叛亂身衛郡將  
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祭本郡軍事

程畿巴西閬中人為益州牧劉璋漢昌長縣有實人種類剛猛  
昔高祖以定閬中巴西大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  
招合部曲有謬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惧將謀自  
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曰報郡合部曲本不為叛維有  
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惧遂懷異心非畿之所聞并救郁曰我  
受州恩當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為吾有  
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尔子在郡不從大守家將其禍畿曰昔

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  
飲之羲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於璋已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  
陽大守

王連字文儀為劉璋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南來連閉城  
不降先主義之不疆偏也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  
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得免由是  
顯名為州從事得疾病困篤家素貧置廣漢大守蜀郡何抵名  
為道厚嶷宿與踈闊乃自輦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  
除愈

關羽為先主守下邳城行大守事曹公東征關羽以歸拜為偏

將軍禮之甚渥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無义留之意謂張遼曰  
卿試以請問之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甚厚然吾  
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曹  
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  
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效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  
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  
曰彼為其主勿追

漢帝親封壽亭侯何為偏將知傳公因弟先失散看二位夫人相碍不得已而暫借寓居言明三弟明白何處

楊戲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  
痼疾廢頓韜無形見相戲經紀振恤思好如初卒於射声校尉  
譙周字允南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以周為勸學從事亮卒於  
敵庭周在家聞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張  
裔字君嗣少與韜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  
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  
使立門戶撫恤振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後至輔漢將軍丞相  
長史

吳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仕郡功曹大守孫堅舉偕孝廉除  
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  
義而與之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大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  
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  
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大守王郎會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

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即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即避策即  
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宮侯官長  
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張統為廣陵大守趙昱察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統甚傷憤而  
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統在東部遺主簿至瑯邪趙昱瑯邪人設

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瑯邪相臧宣以趙宗中五歲男  
奉昱祀大帝聞而嘉之

駱統字公緒徐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統為陵家訟之求與  
丁覽卜清等為北權訐焉後至偏將軍濡須督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之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  
沛郡蔡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

同豐約及同郡徐厚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  
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

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後至選曹尚書

王固字子賤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邑養致敬族弟孤弱  
與同寒溫後至司空

陸康字季寧少悖孝悌勤修操行大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  
伏法康歛屍送喪還潁川行服

吳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  
有終始素與魏膝同邑相善膝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

者死範謂膝曰與汝偕死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  
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

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鈐下  
諾曰乃誹閣入言未卒權怒欲使投以戟遂廵出走範因突入  
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帝意什乃免膝：見範謝曰父母能  
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大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焉  
臧均臨淮人諸葛恪為孫峻所殺夷三族均表乞收葬恪曰臣  
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  
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決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  
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激風雨之會伏念犬  
傳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  
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  
致名英偉服事履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  
之事恪素性悛剛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  
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意由意假刑劫  
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卿侯俱受先帝屬寄之詔見其  
姦害日月滋甚得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  
計慮先於神明智勇伯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百朱虛  
功越東牟國之光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踊喜日月增光  
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灵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  
市積日觀者數萬罵声風成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  
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衰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  
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獸觀訖情反能不潛然且已死  
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研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

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五土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羽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歛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唯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觀天下豈不弘哉昔藥布矯命彭城臣竊恨之不光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諸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霽天恩謹伏首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廢帝及峻聽恪故吏歛葬

徐平字伯先為諸葛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侍平益疏恪被害其子建亡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為佗軍所獲其行敦篤嘗此類也

晉安平猷王孚情通恕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隨與同居分食譚者稱焉

向雄字茂伯河內人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吳奮以少譴繫雄之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碎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司馬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骸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法葬教示無闕法立於上教引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譚晏而遣之

鄭袤父泰有高名袤早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

大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衰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  
後至光祿大夫

荀勗仕魏辟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即爽誅門生故吏無敢  
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

戴顓丹陽人初仕吳廢帝時為少府帝以府黜至大康中顓迎  
亮喪葬之賴卿

樊震為積射將軍咸寧中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震所由進  
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  
言之流涕由此遷艾孫即為定陵令

孫鑠字巨鄴內河懷人少樂為縣吏大守吳奪轉以為主簿鑠  
自微賤剛紀時掩大姓猶不與鑠為坐奮大怒遂薦鑠為登司

隸都官從事司隸交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  
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台已密遣輕軍襲苞子  
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  
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即在  
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劉繇為衛瓘太保主簿瓘為楚王偉所害繇冒難收瓘而葬之  
劉儻為征南大將軍羊祐叅佐初佑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劉  
儻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杜預代祐鎮荊州儻與趙寅劉弥  
孫勃等戡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  
祐叅同庶事祐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  
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義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

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群鷹望風步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塚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憇愛流甘棠宣子遊所封植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况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豫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名拔及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血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高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招不許

何攀字惠興蜀郡人仕州為主簿屬刺史黃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及故晏寃理得申

段秀實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

閻纘字纘伯為大傅楊酸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王基城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惧瑣家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酸而去

荀闔辟大司馬齊王冏掾冏敗暴死二日莫敢收葬闔與冏故吏李述稽寒等露枝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束皙為尚書郎與衛常甚善聞常遇禍自本郡迎喪

劉祐為長沙王又掾又為東海王越所殺將殯於城東臣屬莫敢往祐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汲柔嘗事成都王穎穎之死也柔載穎棺於軍每事啟靈以行軍令柔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

桑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為符堅青州刺史符即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庾袞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瑋比諸侄衣食每先之子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袞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穎州大守召為功曹竟不屈

汜毓字雅春濟北蘆人也棄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建毓七歲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武帝召補大傅參軍不就

紀瞻有重名尚書閔鴻大常薛乘廣川大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遠歷陽大守沛國武散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後至散騎常侍

鄧攸初仕絳難棄其子而以弟綏奔江東攸卒綏服攸喪三年子後至尚書右僕射

范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值亂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

孫名邁廣負南力奔雖盜賊難急終不棄之

王育少勤學太守社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社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太守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作非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惧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楊雄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率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此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郭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獄世多義之刺史夏尉舍辟為西曹轉主簿舍坐事舒自繫理舍事得什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勸城之保全一州

祖逖為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長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獨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  
高悝廣陵人寓居江州華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元帝嘉而宥之  
孔抵字承祖大守周禮命為功曹使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抵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時興時人義之  
郝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得傳共飴之時

兄子外邁甥周翼并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  
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託以煩者兩頰  
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時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  
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後至大尉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為盧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  
州刺史劉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  
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  
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常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  
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  
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越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  
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覆求之譚

已亡矣

常弘京兆人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應詹  
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  
居宅並薦之於元帝泓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  
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舊之義祭詹終身  
陶侃為廬州主簿大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  
雪諸綱紀皆唯之侃獨曰資於事文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  
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顧悅之為中軍將啟浩吏廢為庶人卒後將改葬悅之上疏訟  
寃詔追復本官初悅之將抗表訟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  
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

韓階長沙人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乘為魏文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又哭奠俱葬畢乃還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及諸君哀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

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觀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嘗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柰何吝蓄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何無忌為東海王彥章中尉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入義馬

檀憑之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

後至冀州刺史

後秦宗敞為南壽涼州別駕初涼州刺史王尚在涼州甚有惠

政姚興以禿髮傳檀代之尚既至長安坐匡呂氏宮人檀殺逃人等禁止敬與治中張穆主簿追慮胡威等上䟽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恭無岳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鷄以之翱翔郡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岳城之州策成唯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屏棄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永推不侯宗楊之曜若秋霜隕穉豈特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美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踐之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邀方勛勞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一句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裴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為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鬻居本家不在高室年邁姿怒何用送為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信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灑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川無翰飛之翼火深偽政絕進趣之塗及皇化既霑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唯陛下亮之吳覽之大悅乃

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

總錄部

義第三

晉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末兖州刺史令狐愚坐

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

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為之美談署武猛從事後至東

羗校尉

邵續字嗣祖魏郡人段疋碑為從弟末杯所敗北依續末杯又

攻敗之疋碑被鎗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

要與吾追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

敢不惧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畧盡後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

侯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

總錄部

義第三

晉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末兖州刺史令狐愚坐

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

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為之美談署武猛從事後至東

羗校尉

邵續字嗣祖魏郡人段疋碑為從弟末杯所敗北依續末杯又

子

徐苗高密淳于人卿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  
即歛於講堂其行已純正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微辟不就

范廣者范隆之疎族也隆幼孤無總功之親廣愍而養之迎歸  
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

廣史不戴官

常忠平陽人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子出走賊  
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常忠願以身代君乞  
諸君哀之亦遭五創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桓冲字幼子温之弟也為振武將軍鎮江州卒贈大尉初郗鑒  
庾亮庾翼臨皆有表謝置親戚唯冲獨於謝安書云妙靈靈寶

尚小亡兄寄託不終

臣欽若等曰妙靈寶即桓温二子偉玄別名也

以此為惧言不及

私論者益嘉之

劉麟之字子驥車騎將軍桓冲辟長史不受麟之雖冠冕之族  
信義著於群小凡廝五之家婚娶送無不躬自造焉居子陽  
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  
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  
孤老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之  
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棺殯送之其仁  
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孫畧吳國富春人見人飢寒並周贍之親有窮老者數人常往  
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畧見之欣敬愈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

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公車徵會卒

朱綽有二兄憲斌俱為西中郎袁真所殺綽從桓溫平壽陽真時已死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參冲車騎將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死冲諸子遇綽子齡石亦如兄弟

前燕李績范陽人父產仕於石民為本郡太守績為郡功曹刺史王干辟為主簿慕容暭之南征也隨干奔魯口鄧常謂干績鄉里在此父已絳燕今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干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心必駭衆望常乃止干恐績終為常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間豫讓報伯知仇稱於前刺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引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

宋俞允永嘉人為郡吏晉末孫恩之亂大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允以家財買棺斂送之尋六喪送致還郡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引晉末為司馬道子驃騎將軍時桓玄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懼莫敢瞻送引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攀車涕泣論者稱焉

何叔度恭謹行業姨適沛郡劉瓛與叔度母早卒奉姨有若所

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望應

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于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喪

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

張邵字茂宗初為瑯邪內史王誕龍驤付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難棄之惟邵情意弥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飢饉又饋送其妻子

朱齡石晉末為殿中將軍常追隨桓脩兄弟為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事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朱超石晉末為衛將軍桓謙行參軍後歸高祖謙死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

龔穎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瓊辟為勸學從事瓊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送殯以禮縱後設晏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琴樂蹈迹送乱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則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

崔慰祖父慶緒為梁州刺史父亡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統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王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怒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如也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以後為侍中驍騎將軍

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為嗣所繼叔父混義熙八年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瑯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雖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累世相輔一門兩對

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引微經紀生業雖亡  
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迂通值即高祖受命晉陵公  
主降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听還謝氏自混  
亡至是凡載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  
懇有加於旧東鄉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之人僕射為  
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旧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  
為流涕感引微之義也後至侍中

張暢吳郡人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  
制服尽哀為論者所美

沈道虔冬月無復衣載顯閭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万及  
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  
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頴之後相資給受業者咸得  
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万米三百斛悉供孤兄子嫁  
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范義為竟陵王誕別駕誕舉兵反母妻子並在城内有勸義出  
范義曰我人吏也且可自求活耶誕敗被誅

蔡興宗子字度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  
有間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氏聰明之婦人也有才學與錫  
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婦人如慈母今蔡興宗  
亦有恭和之称其為世所重如此興宗與王僧綽友善僧綽俱  
為元凶所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尽哀後為侍  
中竟陵王誕據之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

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  
慕孝武聞之甚不悅盧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鑕付寧州親  
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在直請急旨朗別帝知尤怒後為中書  
監左光祿大夫開府議同三司常侍如故  
孟詵嗣封臨波公南郡王義宣反問其子五兵尚書宜陽侯愷  
於尚書省內著婦人衣乘車投詔於妻室內為地窟藏之事  
覓收付廷尉詔伏誅

蕭惠開為益州刺史罷還京師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  
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為隨  
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耻之廐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給希  
微償債

許招先旧舅夫妻並疾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招先買衣物以營  
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迺本邑補主簿固辭

董陽西陽人五世同財為鄉邑所美

史無官

張進之永安嘉固安人為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  
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尽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谿味之  
墮水沉投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而仁厚拯窮濟急同里范法先母兄弟  
七人同時疫死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  
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  
父子並亡又同里范敬宗家內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  
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恤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

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金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好施暴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  
產子時歲飢荒慮不相存欲弃而不養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  
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氏年九十莊  
如年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餽之二十餘年死並  
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十五人荒年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  
棺器殯埋存孩幼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  
年亢旱禾稼不登黎民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  
飢罄來久困殆者衆米谷轉貴糶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  
不有微救求無濟理不惟凡鎔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

氣內之感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  
食今以千斛助官振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  
偏枯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陵之家處愛而是並皆保熟所失  
蓋微陳積之谷皆有巨萬早之所弊是鍾貧民温富之家各歲  
其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  
自勵為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義  
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嚴成東海人王道亮人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成等各以谷五  
百斛助官賑恤

官更無

王文和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成奔魏部曲皆散文和  
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

沈文季為晉平王休祐標騎長史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慕展哀

劉休與陳郡謝儼為友儼同丞相議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乃一得出

南齊杜淵少有世譽父卒淵特財於地惟取書數千卷為司徒卒劉善明平源人宋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後至征虜將軍

虞棕初仕宋為黃門侍郎宋明誅山陽王休祐葬日寒雪厚三日故人無至者惟棕一人來訃

劉猷字子珪宋末為袁粲所薦除秘書郎不見用粲誅猷微服往哭并致賻助

何昌遇宋末為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者毋老求祿為湘東太守還為高帝標騎功曹昌遇在邸景素被誅昌遇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寃又寓司空褚彥回書極言高帝嘉其義

王思遠宋末辟建平王素景南徐州主簿景素被誅左右唯散思遠親視葬乎積松柏與廬江何昌遇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娶思遠傾家送遣又與顧嵩之友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隱恤至甚

劉靈哲封霄城侯文懷珎卒當襲爵靈哲固辞以兄子在虜中

存亡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後至寧朔將軍西陽王右軍司馬

吳達之姨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以貨贖之同財共宅

劉諷為丹陽丞時始安王遙光已室崔慰祖與諷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諷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尚方病卒

王績蜀郡人郝逆福華陽人並累世同爨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譚弘字零陵人何弘字華衡陽人踈從四世同居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

董僧惠為晉安王子懋防閣子懋起兵除徐玄慶既而玄慶知其豫子懋謀執之僧惠曰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慶義而許之還具明白帝乃配東治莒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惠觀書對錢曰此即即書也悲慟而卒

陸起之吳人以清淨閑雜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既為子林之所害人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惧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徐玄慶等以其義欲囚還都為其門生所斬

徐生東海人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俱我陵人並五世同居  
封延伯僑居東海三世同居財為北州所宗  
邵崇興文獻叔並武陵人八世同居

陳玄子義興人四世同居戶口一百七人

韓灵敏早孤與兄灵珍並有孝性灵珍亡無子妻韓氏守節不  
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灵敏事之如母

紀僧真宋末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  
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季任如旧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其  
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嘆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  
乃以僧真託劉康同顯後除司農卿

汪泌字士清濟陽人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  
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為買棺無  
僮役兄弟共與埋之

夏侯恭叔譙國人桓宗祖為豫州辟為主簿宗祖被誅故人無  
敢至者獨恭叔以家財為殯時人以此樂布

張融少為封溪令兄與顧凱之有恩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  
與交祉太守卞辰有舊辰於領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梁陶季直初仕齊為褚彥回司空司徒主簿彥回卒季直請王  
儉為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信節時人美之

曹景宗為雍州中兵參軍督顯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車  
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  
故吏莫敢入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尸骸迎還殯葬

鄉里以此義之

謝幾卿為威戎將軍免官卒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旧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勵之力也

鄭紹叔仕齊為壽州治中從事是時刺史蕭誕以弟湛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間難独特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

樂藹仕齊為豫章王寮荆州主簿後寮還都藹後為荆州治中及寮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

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暅善暅亡於官舍貧無屋宅雲則迎喪還家躬營殯殮後至僕射

袁昂為陵武王衛軍長史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期喪人有恠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苛同費有緦服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頌乾蔭資敬末及過庭莫承藐藐冲人未達朱紫從兄提恭訓孝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住以華曠同財共有資具取邇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已生姊妹孤姪就居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泉壤不知既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陵與弟毅亡陵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不及古誠實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暮齊不圖衰禍猥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弥深今

以餘喘不遂素志庶寄其因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  
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豁白臨  
紙號哽言不識次

王份十四而孤解謂車騎主簿出為寧遠將軍始安內史袁燦  
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

周捨初辟丹陽尹王亮主簿後為鴻臚卿王亮得罪歸家時莫  
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楊公則為散騎常侍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  
子家財悉委焉

顏協為兼御史中丞協幼孤養於舅氏陳郡謝暉暉卒協以有  
鞠養之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

庾詵隣人有被誣為道者被治劾妄疑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  
萬令門下詐為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今天下無  
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卒謚貞節處世

院孝諸字士宗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從伯裔  
之裔字本作太裔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

一無所納尽以歸裔之姊瑯邪王晏之母聞者感嘆異之卒謚

文真處士

劉璿為上黃候曄所知及曄終毗陵故吏多分散璿獨奉曄喪  
還都墳成乃退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  
惟璿獨被優賞

庾泳兄子仲容幼孤泳養之仲容初為安西法曹行泰軍容時

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容子晏為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  
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添迴授之許焉因轉仲容為太子舍人  
孫謙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  
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子有  
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求人與送謙舍謙開廳舍以待  
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終光祿大夫  
劉凝之南郡枝江人隱居不仕荊州飢衡山王義季慮凝之餒  
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  
頃立盡

何點字子哲齊永元中崔惠景園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  
親黨累徵不就

任昉為新安太守卒事兄嫂恭謹外事貧閔常營奉供養俸祿  
所收四方饋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

庾黔婁為鄧元起益州長史元起死於蜀部曲散黔婁身營殯  
殮攜持喪柩歸鄉里

龔愜遂寧人為劉季連益州主簿後季連兵敗還京師將發人  
莫之視惟愜送焉

褚晃錢唐人南康王子會理之舅會理欲圖侯景事敗晃亦囚  
於省問事之所起考略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  
郎卿豈不為吾致此耶然勿言會理遇害晃竟不服赦之

歐陽頎為天門太守與左衛將軍蘭欽相善欽征交州頎同行  
欽度領以疾終頎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

陳周文有本姓項氏義興人周蒼養為己子同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啓蒼為前將軍軍主慶之使將五百人往新蔡懸鄒慰曰勞伯水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三軍蒼於戰死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

吳明徹初仕梁東宮直侯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衆交三千餘斛而隣里飢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柰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後為侍中司空南平郡公

杜之偉幼精敏有遺才湘陰侯蕭昂為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幼守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

司馬高梁丞聖中太為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天子瘞殞失所高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未還江陵改葬辭甚峻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諸藥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真知臣道即勅荊州懷禮安厝

許亨梁末為王僧辨大尉從事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初僧辨之誅也所司收僧辨及其子領於方山同穴瘞埋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鍾孔覆亨相卒以家財營葬具凡七柩皆改焉

陳智深為蕭摩訶騎士及摩訶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漢王諒同作逆伏諸其子光已妻沒智深收摩訶屍首自殯歛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殷不佞字季仰陳郡長平人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並子亡不佞最小事弟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室終於右丞散騎常侍  
後魏粟法光上黨同留人素敦信義中山王熙誅弟略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賔便為荻茂夜與俱渡盟津詣法光家法光而納之略舊識刁双為西河太守復歸之双令從子昌送略渡江

崔寬為鎮西將軍卒初自隴右歸世祖見司徒崔浩浩與隨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居祖魏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  
長孫稚初生而母亡為姨兄元洪超所養後為太傅錄尚書事封開國子稚表請迴授洪超次子悼許之

刁整為駙騎將軍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守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尸藏之後乃還熙所親元略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書表翻曰刁公收歛我家鄉即宜知

房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與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重以母疾不應州命  
韋肱字尊顯少有志業儒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屢歲凶儉肱發

家徒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重

盧義僖范陽涿人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谷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平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閭咸說其恩德

邢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為奉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鄭羆高陽人中書學生盧度世以崔浩事棄官逃於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垂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雖被考掠至乃火焚其体囚以物固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取羆妹以報其恩

盧度世為濟州刺史國家初平升城無監房崇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惟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居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度世子淵昶守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恪穆豐儉同之

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年十餘歲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羆後為尚書散騎常侍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時於代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徒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初尚書於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

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熙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導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高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氏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充徒入平

滅與同少漸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賜急

林白奴京兆儒生時姑藏段暉因慕容瓚內附暉歸國大武以為工客徒至常安有人告暉欲南奔帝斬之於市暴尸數日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暉女為燉煌張氏婦人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之

崔挺為北海王司馬卒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值饑饉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曰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

楊標字顯進正平高涼人少豪俠有志氣孝昌中尔朱榮殺害

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徽逃難標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

為司州牧由是標以義烈聞

陽猛上洛人為大谷鎮將元顥入洛孝莊帝立徽乃復出度河

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止由是知名俄而廣

陵王恭偽瘖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孝武即位甚加之授

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

張亮少有幹用初仕尔朱兆拜平遠將軍將以功封隰城縣伯

邑五百戶高祖詩逃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惟

亮獨無啟疏及兆敗羸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隄斬首以降

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

鄭仲明崇陽人尔朱榮入洛彭王邵以子韶奇仲明仲明尋為

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元子僧嗣避雉路中  
為賊逼僧嗣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嗣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  
矜愍况諸王如何棄乎僧嗣舉刀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  
程哀之引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山偉  
為中書令有弟少凶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載恩義甚篤  
明亮為陽平太守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引兵討元乂時并州  
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之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跪其使辭由  
是徽竟獲免

張儻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宮為婢皇甫遂乃詐廢不能梳沐儻  
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疋購求皇甫文武怪其納財之多也  
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帝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  
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儻令諸妾境上奉  
迎數年卒

畢衆敬為兗州刺史寧南將軍篤於因類深有國士之風張儻  
之亡也躬往營視有若至親  
王衍為侍中車騎將軍卒篤於交旧有故人笠競於四兗州為  
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甄宓叅中山王英軍事英事難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宓盡  
私財以贖之良既傾資報宓宓一皆不受良曰濟君之日本不  
求貨豈相贖之意也

馮亮博覽諸書又篤好物理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  
其名以礼侍接亮至洛隱居高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及英亡

亮奔赴尽其哀慟

刁仲渤海人為裴植故吏植為度支尚書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常雋等同時見害於後祚雋事靈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刁改葬植

夏侯道遷初自南齊歸國封僕陽侯食千戶道遷以跋漢歸誠本由王頴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頴與會卒遂寢

陽固為清河王懌大尉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也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生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陷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尽哀慟哭良久乃还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繫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張普惠初為任城王澄所知及為諫議大夫澄薨普惠吏民之義又荷其恩侍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又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俠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

劉仁之為西兗州刺史性愛好文史敬重士人與齊州馮元興交善元興死後積年人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祖莖性爽拔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至獲軍將軍

汲宗交州人為杜超故吏超密皇后之兄也後從弟遺子元室  
謀反復誅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宗與  
故吏等以超子道雋坐爵受誅委骸土讓求得收葬書奏詔義  
而听之贈超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馮熙生於長安為趙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虜  
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氏羗育中撫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玄姜  
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還長安始就學士學問從師受孝經  
論語好陰陽兵發後授內都大官太師熙師魏母孝謹如事所  
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  
趙氏之孤成孝上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  
崔巨倫以宣武稅郎除冀州鎮北府墨參軍大尉記室參軍叔  
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在州陷賊歛恤亡存為賊所義後逃  
歸洛授別將北討初楷之喪始巨倫收葬倉卒事不周回至是  
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

吳悉達雖於儉年湖鱸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而喪  
私辦車牛送給喪所隣人孤貧困窘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  
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馬八龍輕財重義友人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  
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服撫其遺孤恩如所生州郡表列昭  
表門閭

杜纂字榮孤常山父門人少以清苦自立縣令齊羅喪亡無親  
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

高遵字世禮父濟陰太守遵少賤時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  
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京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為遵  
父舉哀以遵為喪主簿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  
免喪允為營官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蓋之恩事允如諸  
父

趙令安孟蘭強天水白石人並四世同居名行著于州里

王閻北海密人數世同居有百口

劉業興太山四世同居

蓋攜都郡人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

貧無暮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特服三年奉養宣妻二

十餘載其亡乃哀經歛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

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門庭雍睦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太守由文彪縣令和真守喪亡祖興自出

家絹二百餘疋營獲喪事

張烈為順陽太守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列為粥以

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

李允博陵安平人七世共居同家財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

口長幼濟濟風化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羨標其門

閭

張安祖襲世爵北山侯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  
求選逢天寒甚遽凍死路側一子幼停屍門巷棺驗無託安祖

悲哭尽礼賣木為棺手自營作歎殯周急朝野嘉歎尚書聞奏  
標其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  
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又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  
也故曰今古豈殊遂便迂還不顧徃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  
藏及捕者收憲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受之事尋泄固乃携憲  
逃道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常呼固夫婦為即婆  
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劉侯仁豫州人郡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判悅息肱  
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單其捶楚侯人終無漏泄肱遂免  
禍事亭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邵洪哲上孤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歛乃除縣令道  
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頌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  
不能自理洪哲不勝士志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  
寒暑不憚勤勞道榮卒得復榮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  
附洪哲兄伯川復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  
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四

總錄部 五十四

義弟 四

北齊王昕為秘書監少與邢邵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

室就之卽人以卽是邢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所以身蔽伏其上  
呼曰欲執邢子財當先殺我卽乃免焉

盧文偉魏孝昌中行臺常景啓番為行臺卽中及北方將亂文  
偉清稻谷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贍賑為鄉里所歸

邢卽字子才後為大常卿攝國子祭酒投時進內行修謹兄弟  
親因之間稱為雍睦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  
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寢廢食顏色貶損

朱瑒為王林吏鎮壽陽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業瑒致書  
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切以朝市遷貨傳骨梗之風歷運  
推迂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徒已謝馬  
季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

落濱余胃沂水舊族立功代卽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摠方伯  
之任尔乃輕躬徇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鍾武於前條  
而天厭梁德尚思救復徒蘊包骨之念終邁萇弘之青泊王業  
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族臣之歎猶懷  
各卿之禮感慈知己忘此指躬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服  
馬革裹屍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骸會被人臣之節然身首處  
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適未察預叅下席降薛君  
之吐掘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兩袖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  
切猶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玉經之哭許田橫之葬  
瑒雖芻賤切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余  
德北肩東閣之吏繼踵西遠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

既築或非御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子  
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雖所陳昔梁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堂域  
孫叔云亡仍苟彼而植楸楨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  
下惟傳報葛之人澹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  
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林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仍  
與開府議主簿劉韶等惠持其首還於淮陽權瘞八公山側義  
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陽州人茅  
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於鄴

鞏榮貴魏末為湘州刺史時楊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莊  
帝誅尔朱榮後愔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  
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情津納之俄而孝莊被幽情時

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遇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刘詭  
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白澤追榮  
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亡忠臣輸城魏室家  
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君見父之讎得自縊於  
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榮遊道廣  
平人魏末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  
佐廣陽王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訐得  
釋於廣陽王子迎送反葬後為司徒左長史時文襄疑黃門郎  
温子深知元覲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師路隅遊  
道收而葬之并集子昇而聞三十五卷文襄謂曰吾近書於京  
師諸貴倫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為一命今卿真是重旧節義

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不知吾心也

盧叔武范陽涿人少機悟豪率輕俠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不都計較而歲歲常得倍餘武平中為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齊滅歸范陽范陽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周將文字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

劉豐為汾州刺史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豈子瞻所生喪諸弟並解請官朝廷義而不許

廉景平陽人少勵志節以明經郡舉孝廉為房謨所重謨與子結婚氏靈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時繩謁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凌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訣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愛其至誠命女歸房族

獨孤永業為齊將周大司馬獨孤信為家宰宇文讓所誅其子羅寓居山中孤貧無以自給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以遺資畜

後州梁璠在梁為雍州刺史蕭循司馬及為達奚武所執時南鄭尚拒守末下達奚武請屠之大祖將許焉惟令全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大祖曰事人當如此烈士也遂許之咸克獲

全璠力也

趙善魏末事尔朱天光天光拒奔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美而許之後為左僕射兼侍中

趙貴武川人少穎悟有節槩初從賀拔岳平關中累迁大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人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恩尚能陷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豈可同衆人乎於是從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而壯許之貴乃收岳死還營糾合余衆奔平涼共圖拒悅貴議迎大祖至以貴為大督領府司馬平悅達奚武少儻好馳射為賀拔岳所知征南右引為別別將武

遂委心事岳以戰功拜羽林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

貴收岳尸歸平原同翊戴大祖平悅

李穆為小家宰兄遠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生除名時植弟基任沂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詣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間者莫不動容護矜之特免基死

豆盧寧為峻州刺史薨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息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為世子世以此稱之

獨孤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讓誅羅始見什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

常祐字法宝少好任俠人有急難投之皆保存之魏末四方雲擾王公辟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為貴遊所得後為標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辛威為上柱國其家門有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

樂運後梁人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行寺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贖免之及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廉故都官郎中瑯邪王澄美之歎其行事為孝義傳

常孝寬為標騎大將軍早喪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之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之

張元為獄卒宣帝時宓斛斯徵為大宗伯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內史中大夫鄭譯因讚之遂下徵獄元哀之乃佩刀穿

獄墻遂出之元卒被孝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

寇雋篤於仁義暮功之終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同之

王思政為標騎大將軍河橋之戰被重鎗悶絕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鎗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

裴寬魏末西邊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馬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閔中者咸已從坐其堂弟子爽先在洛唐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再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曰爽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不得坐而免姚暹為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賞賜隆

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復追官爵最以陪遊  
積歲思顧過隆乃祿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

中微魏末為元顥東徐州刺史元遂主簿顥敗遂被檻車送洛  
陽故吏賓客並委去惟微送之及遂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微友  
古人風

隋蘇威綽子也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綽有從文妹適河南  
元世雄光與突厥有繖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耳心烏  
周遂遺之歸威以夷人貪利遂標賣田宅整資產贈世雄論者  
義之

李士謙家富於財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  
供濟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谷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  
謝謙士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  
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熟債家  
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  
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以至者  
又出糧種分給貧乏

郭雋字弘文大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共居犬豕同乳鳥  
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  
徽詣其家勞問之特書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辛太德為信安令煬帝時虞綽之為著作左郎坐於楊玄感交  
往常怒徒綽末至長安而亡天水大德舍之歲餘為吏所執坐  
斬大德誅斬群盜甚得免情而與綽俱為使者所致其妻泣曰

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紹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唐李剛初仕後州為齊王憲參軍憲之遇害也故人皆散惟剛撫棺號慟哀感路人躬自埋范突拜而去大為時論所嘉王女孀居子立剛自以齊王故吏每加贍恤剛之卒也其女被髮號哭如喪考妣

魏徵為秘書監以脩文五禮當封一子長男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慈心可以勵俗遂許之

李德昭隋大業末為離石司戶書作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高祖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昭赴哭尽哀收瘞之至介休詣師請葬子崇太宗嘉之因贈子崇官令德昭為使者往往離石禮葬之

張河字道源性清慈能苦節勵行嘗與友人客浙友人病中賢而卒河恐驚擾主人遂共尸安卧連曙方哭親步送至於鄉里初平竇建德時何於士澄有罪家口籍沒以之何何皆資給衣食一時方去及歷職通顯不營家業所得左右皆放之家無所驅使及卒之日妻子貧乏論者美之後至相州都督宇文士及為右衛大將軍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睦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

王隴德馮翊人王藏人之蒼頭也藏人父母先沒未獲合葬既

而從役物故其妻孀居旁無親屬隴德迎致其尸并其父母而  
葬之因廬其墓次負土城墳每有白雉飛鳴於墳上焉

李大亮為太子右衛率無工部尚書事兄嫂如父母焉大亮討  
吐谷渾破之以功賜九百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分遺親戚仍  
罄家資收葬五葉宗族之無後者三十餘家送終之禮一時稱  
盛大亮死親戚孤遺為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褚亮隋大業中坐楊玄感事自大常博士左遷西海郡司戶時  
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玄感所礼降授威定縣主簿當  
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救亮與徽同行至隴山微遇患終亮  
親加棺歛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

蕭瑀為雍州都督初閑內產業並先給勲人至是特還其田宅  
瑀皆分給子弟惟畱廟堂一所以奉蒸嘗

王雄誕者曹州滄陰人杜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剋獲署為  
驃騎將軍伏威後率眾渡淮海陵與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  
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鎗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  
威復招集餘黨攻劫郡縣隨將來整又繫破之亡失餘眾其部  
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  
十餘人衛護將軍追至雄誕輒還御之身被數鎗勇氣弥厲竟  
脫伏威時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為大將軍雄誕為小

將軍

李勣本姓徐隋末奉李密為主武德為軍密為王充所破擁眾  
歸朝其後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於汝州北至魏郡勣並

據之末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  
魏公所有也吾若上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  
吾所耻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  
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  
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勸意聞奏高祖方大嘉曰徐世勸感德  
推功實純臣也詔授勸黎州總管尋加右武侯大將軍賜姓李  
氏今勸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  
以勸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勸表請改葬詔許勸服衰經與  
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丘墳高七初什服而散朝野義之及平  
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虔死勸表稱其武藝絕倫若狀  
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  
許將就戮勸對之踴慟剖骨肉以啖之曰生死以訣此肉同歸  
於土矣仍收養其子

江總為尚書令歐陽詢父紇為東廣州刺史謀反誅詢獲免摠  
與紇有舊收養之孝以書計

王義方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穎上令  
聞病篤倍道將往馬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  
不告姓名而去義方為太子校書魏徵張亮皆厚禮之亮誅坐  
與交通貶儋州吉安丞改授淇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  
州來依義方而卒臨中託以妻子乃致尸還鄉義方與皎書自  
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徒步  
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

杜楚客如晦弟也少隨叔父潦莫於王世充潦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世充殺之並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坐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葉叔一門之內相殺而尽豈不痛哉因欲自刎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後為工部尚書攝魏王太府事

趙持滿為涼州都督府長史其旧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族弟也中書令許敬宗誣持滿與無忌及銓等同及驛召至京拷訊終無異辭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竟召為古而結奏之誅於城西

王方翼為涼州長史趙持滿為友持滿為許敬宗所誣被誅暴屍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義歎曰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祐骼至仁也絕友之義敵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尸具禮葬之高祖加其義竟捨而不罪後封太原郡公

劉審禮為工部尚書再從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

徐大玄為杭州叅軍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贓至死大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會同受贓惠數既少遂得減死太宗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及赴選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大嗟賞之擢鄭州司功叅軍大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秘書監少以德行為時所重

李安仁末徵中為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於陳邸官寮皆

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涕拜辭而去朝野義之

朱敬則為正諫大夫平章事後貶廬州刺史卒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

唐休璟為特進初得實封時以絹數千疋散分親戚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宮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

狄仁傑孝友絕人為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万里之憂乃詣長史簡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等豈獨無愧邪由是相待如初後至納言王駿朔方方軍節度使時魏元忠為張易之昌宗所搆左授高

要尉駿密狀申明之朱璟時為鳳閣舍人謂駿曰魏公且全矣子冒威嚴而坐理恐子之狼狽也駿曰魏公忠而獲罪駿為人所激顛沛無恨璟曰歎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盧藏用少與陳子昂趙真固友善子昂真固並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為時所稱

張仁興澧陽人先天二年江西按察司上言仁興五代同居

甯嘉勗為永和縣丞中宗太子重俊以誅武三司兵敗遇害官府僚吏莫敢近者嘉勗解衣裘重俊者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授興平縣丞虞宗踐祚下制曰甯嘉勗能重明節事高欒布向幽塗已往生氣凜然靜言中又追崇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陸南金初為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金南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大道俄為讎人所發詔史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壁詣旭自藏言崇道請符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壁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旭遂上列狀玄宗嘉其友義並特宥之

劉九江單父人開元十四年宋州奏九江三代同居有慈烏巢于庭戶鄉里榮之名其鄉曰雍睦鄉里曰同居里

李處恭鎮州鹿泉人與張義真異姓同居于今三代百餘年

呂元簡青州北海人四代同居所養六畜皆與異母共乳

韓思納華陰人三代同居

孔璋許州人天寶中陳州刺史李邕贓污事發罪當死璋上書

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永不避

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

身豈受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武

赤狄之士漢無皇極之尊秦不並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

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則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

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章氏持勢言出禍應而邕

挫其鋒雖身受譴屈終姦謀終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

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今聞坐

賊下吏鞫訊待報宜置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無生無益於國不  
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歎息禽視雖生何為况  
賢為寶國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躬耳受膏斧  
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  
生平不歎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  
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  
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逢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  
之生速臣之死今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  
附北郊之迹亦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  
俟天成命敢忘伏劔豈煩天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地實照臣之  
心昔吳楚七國判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

敵七國之衆夫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  
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以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  
赦而復論人誰無罪唯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  
為死者所知其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  
惟主圖之疏奏邕以會赦減死貶為欽州尊化縣尉璋亦配流

嶺南而死

璋按史  
無官

裴冕天寶中為京畿採訪使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  
林甫操竊權柄人咸懼之鉷宿左數四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  
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冕自是少知名

趙驊天寶末為陳留支使安祿山陷陳留因脅於賊時有京兆  
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送賊没入為奴蓋江西

觀察常僕族兄弟也驛哀其寃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且別院厚供衣食而驛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驛以家財資給親屬歸之識者重焉

王思禮天寶末為歌舒翰元帥府馬郡將翰兵敗潼關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張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為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為代州刺史屢為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此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大原及謁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

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尉如之即命同榻而坐結為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為故人時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資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時進試大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為河東節度又奏光晟為大州刺史

裴胄大歷中為江西觀察李栖筠支使大宗以元載隳茶朝綱徵栖筠入朝內制授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怙權栖筠居顧問刺舉之職與之不平及栖筠卒胄護栖筠喪歸洛陽衆論高之胄坦然行心無所顧望

董思寵樸陽縣人大曆七年京兆府上言思寵五代同居子孫

凡八十餘人友愛敦睦鄉里稱之天寶末寇盜標掠村閭此家獨全年遭水旱此家獨免至於征稅每先於人伏望旌表門閭編諸史冊許之

裴向代宗朝宰相遵度之子內外之屬百餘口向所得祿俸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孀病苦不能自恤者向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後為吏部尚書致仕

襄陽節度來瑱石兵馬使誅朝

節度使以代瑒崇義

為瑒立祠四時拜享不居瑒廳及征堂視事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上表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

殷亮為校書郎求瑒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於坎中亮後至獨哭於屍側貨所乘之馬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祭步歸京師

段季實為安西節度李嗣業判官諸軍進戰于愁思岡嗣業為流矢所中卒於陣衆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秀嗣聞嗣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侍於境傾私家一奉葬事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祿少卿依前節度判官

竇叅為萬里尉同僚有值官曹者將夕聞親戚叅請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部將奏叅遽請曰被以不及狀謂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叅後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雍仙澤州人五代共居建中二年表其門閭

于頔字林甫河南人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為尹史翹

所知翹出鎮襄陽奏為御史充判官翹為亂軍所殺頗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

盧邁苑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為叔舅崔祐甫所親重真原中為刑部員外郎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虫歲飢懇求江南上佐於是授滁州刺史累遷給事中婚家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

裴佖建中年為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丞奉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廷制旨甚迫尹止之命急如風雨本曹尉常重規其室方振而疾長郢之暴不敢以時故免信因請代之後無憊素當時義之

呂溫以少史事兵部尚書崔漢衡貞元三年漢衡為會盟副使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為泗州刺史時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弟將米百車往饋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城妹夫客死他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二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反千餘里後為諫議大夫

盧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禮騎反有司請收騎祖父廟墓坦嘗為騎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騎判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洒掃

方良琨睦州人元和五年睦州上言良琨六代同居請表門閭從之

王義為御史中丞裴度步從人元和十年六月癸卯盜殺宰相武元衡時度亦遇盜通化里盜三劍擊度斷鞅帶次中背才絕其單衣後惟傷其首度墮馬會度載氈帽故瘡不致深賊又揮刃從度義自後來持賊而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時度墮溝中賊謂度已死遂捨去

梁涉為豐州刺史李奉仙騎卒奉先元和十年殺從事崔德玄沒其家其妻太府卿蕭曾之女也奉仙以配涉為妻涉不敢受白奉仙曰德玄之罪未明已殺之矣今蕭氏列卿女也非少賤卒所當者請歸之奉仙義涉言乃以車以乘使蕭氏載德玄喪以歸

孟簡為太子賓客丁司東都卒少俊拔尚義烈重許與尤敦舊故早歲交友皆一時智名士後多顯達其或沒於中年簡憐視其孤極於賙恤議者以簡有前輩風

韓愈字退之為吏部侍郎卒性弘通於人交榮悴不易凡嫁內外及朋友之孤女僅十人

柳公綽為吏部尚書卒外兄宮早卒一女孤配張毅資送甚於已子

閻鄴號州玉城人寶歷元年刺史陸亘上言鄴五代同居

盧鈞為廣州節度使管內多流竄者子孫貧困未歸鈞減奉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賙惠困窮

柳宗元自郎州司馬移柳州時郎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  
宋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為郡蠻方絕城萬里如何與母偕  
行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  
自生播州錫禹終易連山

萬晏宣州涇縣人太和六年觀察使傅沈師奏萬晏自高祖萬  
顯至萬仲芳五代同居詔表其門閭

陳班宣州溧陽人開成二年官察使崔駮奏班五代同爨請蠲  
除稅賦旌表門閭從之

徐晦由進士第登直言科為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  
貶官臨賀縣尉秦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  
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送臨賀誠為厚

矣無乃反為累乎晦曰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今日不送他以相  
公為姦邪所譖焉可不送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  
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至官之日晦白夷簡曰晦不  
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拔於千万人中哉荅曰君送楊臨賀  
寧肯負歸乎由是名益振

劉鄴父三復為浙西李德裕掌書記鄴六七歲相父詩德父尤  
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  
客滌浙江每有制作者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邕號署為團練推  
官得秘書省交書即咸通初劉瞻高據居要識以故人子薦為  
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士承旨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中累

有赦宥蒙恩例懿宗即仁綯在方鎮屬效天大赦鄴奏論之曰  
故崖州司戶叅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  
相位中外咸理訂謨有功德裕以備望衣才繼登台襄險夷不  
易功止無群稟周勃後重之資慕揚秉中真之節頃以微累窺  
于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冥其子燁坐貶象州丘山縣尉去年  
遇指下布惟新之命軍作解之恩移投柳州縣尉今已沒於貶  
所儻德裕猶有新授可期振揚微臣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孤  
肉將尽生涯已空背傷繁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  
京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門俯垂哀愍仍還遺歸謙賜贈  
官上弘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

梁謝彥璋許州人幼事葛從周為養父從周念其敏惠教以兵  
法彥璋盡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為騎將以戰功領河陽節度使  
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葬事時人義之

後唐劉贊天成中為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孟徵同年登地隣居  
反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疑式總麻為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  
視喪事卹其孀稚人士稱之

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以軍卒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度校自  
莊宗為晉王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征鎔為大將  
王德明所害德據鎮州時習在德勝行臺德明上書請習歸藩  
莊宗詔習謂之曰王德明召爾歸藩自為行計習兩泣而進曰  
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常校中義而德明乃幽倉叛卒趙王知  
人不尽過意任使果致此反噬臣等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

死不能委身於亮首被六屠割在宗曰爾等既懷舊君之恩則  
能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良久謝曰王必  
以故使轉翼之勞雪其冤耻臣不敢期師旅為助俱悉本軍可  
以誅其逆豎在宗即令閻宝史建塘助習與師討德明乃以習  
為鎮冀節度留後及德明誅將止受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  
緣故使未葬無嗣息臣合服斬哀侯臣礼制畢聽命及在宗無  
領鎮人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白魏博  
六州見孫霸府不宜遽有割隸但受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使  
也乃授天平軍節度郭齊棟觀察東南面招討等使烏震初為  
鎮州隊長以功漸昇度將與符習從征於河上頗得士心聞張  
文礼殺王鎰臣欽若等謹案五代史文礼初為主而養子名德明志復主讎雪泣請行兵

及鎮陽文礼執其母妻泪見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礼  
忿之咸割鼻断腕不絕於膚於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止觀震一  
慟而止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歷身趙二州刺史李  
再豐故鎮師王鎰之裨校張文礼害王鎰時再豐與別將符習  
趙仁真在德勝聞鎮州歸梁號哭請兵於在宗誓擒文礼及事  
定用為異州刺史

張守素為馮贇故吏贇死妻子俱伏法惟小兒三歲守素匿之  
遇赦獲全

朱漢賓亳州人為右衛上將軍以太子少保致仕東還亳郡見  
鄉舊親戚淪沒者有莹兆未辨則給以棺木殮有婚嫁未畢則  
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

淳于晏登州人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為小校晏哥食於門下  
彥威常因兵敗独脱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伏劍徒之徒步  
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為從事

李震湖南人鎮州王鎔為張文礼所害鎔次子昭誨當鎔被禍  
之夕為軍人攜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髡其髮被以僧衣  
屬震南還軍士以昭誨託於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  
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即贖送而還時  
鎔故將符習為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即表其事零赴闕明  
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頃之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  
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  
紀生者為右承史圭食容圭長吳中出為具州刺史罷免歸常

山會清秦末常山有秘瓊之乱史圭家於一夕尽焉生白刃中  
負圭以行獲免其害

晋李周年十六為内兵捕賊將以任俠自負時河平郡盜充斥  
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秦原携  
妻子囊橐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惟與所親相對流涕憫之請  
援逆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聞其声夜於林麓間俟之射岳中  
其馬周大呼曰爾為誰邪賊聞其声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  
走散岳全其行裝至於家

趙玉由薊人滄帥刘守文以其弟守先因父由州乃舉兵以伐  
之尋為守先所敗滄之吏民共立守文之子延祚為帥以節度  
判官呂衮為謀主及守先攻陷滄州寃被擒旅之衮子琦時年

十五為吏追攝將就戮馬王父孛於衾之門下見琦林厄乃給為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即列之且去行未數舍琦困於徒步以足病告王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生名乞食於路乃免其禍

李自綸鎮州下博人天福二年本州奏自綸五世義居

曹顯鎮州元氏縣人七世義居鄉黨稱其和義

趙溫隸州人汝陰縣人六世同居親屬一百六十口和孝稱於鄉里

李旱通異州阜縣人三世義居

趙奉為太子太保卒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

周馮道初為大原掌書記嘗有大校遺之細口手一不得已而留焉乃寘於他室竟計王以還之及為翰林學士丁父憂持服於景城遇歲儉分得漆餘悉散賑鄉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廉募收饋遺斗粟尺帛無所受焉

裴羽後唐明宗朝在郎署與右常侍陸崇使於閩風飄不便悞適兩浙時樞密使安重誨怒絕錢氏入貢鉞人以兵守二使於館崇頻有不避之語幾欲害之經歲崇以疾歿羽得歸朝又不許將崇靈柩汎海羽謂錢鏐曰崇奉君命不獲生還安以海上之俗亦不令歸葬則寄死之所豈無仁哉由是厚加待遇因旋復命闕庭以錢氏之表達重誨屬邑而問曰表有何言羽曰遠方實封不委其事及發亟乃引咎伏辜之詞也明宗甚悅復通

朝貢獲崇之樞及資金毫末無缺悉付其家士人稱之後至右  
散騎常侍

徐台符光與漢故太子太傅李崧為執友乾祐中崧為部曲為  
延通李澄等誣告族滅廣順中為兵部侍郎白於宰付諸諸延  
遇等宰相馮道以延遇等已經赦宥未之許也時王峻執政間  
台符之言深加歎伏因奏於大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李穀河南人為宰相以其所居地置蘭若餘五頃任其族人可  
仕官者皆致於祿仕不可仕官者分田以居之令督農桑俾其  
經久以是宗族皆得其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四



